



电影文学剧本

梁星明 杨时文 著

二十年后再相会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二十年后再相会

梁星明 杨时文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6 北京



内容说明

这个剧本是《快乐的单身汉》的姐妹篇。

汉春造船厂厂长袁朗、监造师诸晖、焊接工程师陈启明和服务于某国H公司的验船师冯振羽，二十年前是致远造船学院同班的毕业生。他们进入造船厂时，正遇上第一次调整，造船厂只能造煤油炉。二十年后的今天，造船工业全面振兴，在体制改革中大步前进，打入了国际市场。这个剧本表现了中年知识分子在改革中立下的功绩。

封面设计：[署名]

责任编辑：[署名]

二十年后再相会

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 × 1092毫米 1 / 32 印张：2 $\frac{1}{4}$ 插页：2 字数：39,000

1986年4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 · 490 定价：0.64元

人 物 表

袁 朗	男	四十二岁	汉春造船厂厂长
诸 晖	女	三十九岁	“菊花”号总监造师
冯振羽	男	四十岁	验船师
陈启明	男	四十岁	焊接工程师
何 金	男	五十岁	汉春造船厂党委书记
郑孝天	男	五十八岁	电焊工
卢 敏	男	二十五岁	电焊工
谢 玉	女	二十三岁	油漆工
王天保	男	三十五岁	电焊工
金连升	男	五十二岁	油漆工
肖 聪	男	三十岁	厂长秘书，后为诸晖的助手
袁 达	男	六十五岁	退休工人，袁朗的父亲
小 刚	男	十二岁	袁朗的儿子
史密斯	男	五十岁	“H”公司代表
林科长	男	四十五岁	汉春造船厂供应科长
其他：			电焊工小姚，“络腮胡”工人， 袁朗母亲陈启明妻子，女儿， 田校长，马主任等

字幕衬底：致远船舶学院大操场。跑道旁、球场上，浪桥、单杠……到处是青年学生生气勃勃的身影。

草坪。一群学生正在引吭高歌，袁朗挥舞手臂打着节拍。冯振羽拉着手风琴伴奏。诸晖和陈启明在队列里高兴地唱着……

阶梯教室。教师用教鞭指着黑板上一道复杂的数学公式讲解着。袁朗、诸晖、陈启明、冯振羽聚精会神地听着，一边做着笔记。

水光潋艳的湖面上帆船竞发。袁朗、陈启明、诸晖、冯振羽使劲划着船，累得汗流满面。诸晖也累了，掏出手帕擦汗。袁朗朝她示威式地挥挥拳头。诸晖火了，站起来去推他。小船剧烈地晃动起来。诸晖、冯振羽、袁朗相继跌入湖中，又从水中露出头来，朝坐在船上的陈启明泼水。陈启明一边招架，一边用水回泼他们。四个同学哈哈大笑，一个个浑身水淋淋的……

著名的吴淞炮台遗址。（这是1919年形成的陆地。奔流万里的长江在这里与黄浦江汇合后入海；

苍茫的天穹，波涛万顷的大海……

田校长站在一个土丘上，把火一般的语言投向正在听他演讲的学生们：“……公元一八四二年，英轮浅底铁甲船‘底比金斯’号，炮轰吴淞炮台，拉开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序幕！注意，同学们，侵略军是用船撞开中国大门的！”

队列中，诸晖、冯振羽、陈启明、袁朗……一张张激动的脸。

诸晖激昂慷慨的声音：“我们宣誓：为了国家、民族，为了我们的船舶工业在世界崛起，我们——尽职！”

“我们——尽职！”雄壮的，发自于肺腑的呐喊声。

“我们——尽职！”天穹久久回荡着这呐喊声，无垠的海水也充满激情地欢腾起来……

推出片名：《二十年后再相会》……

1、拂晓。黄浦江畔的林荫道。

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奔跑着。

男人渐渐跑近，这是一个中年人，从他脸部我们已熟悉了的轮廓，可以辨认出，他就是袁朗。

“喂，等一等！”背后传来男孩喘息的声音。

袁朗继续奔跑，回头朝儿子喊了一声：“认输啦？”

“哼！”男孩象马驹似地追上来。

逐渐明亮的晨曦，父子俩沿着江堤跑着……

城市从一夜酣睡中苏醒。江堤旁有一家用帆布篷搭成的点心铺。赶着去上班的工人，匆匆忙忙买了大饼、油条，一边吃，一边大步朝轮渡站赶去。

袁朗把一小团粢饭塞进嘴里，使劲咽下去，打了个饱嗝，跟儿子从点心铺走出来。

石堤旁搁着两大捆红皮甘蔗。小贩用刀背“嘣嘣”敲着石堤，高声叫卖。

男孩拖着袁朗走过去。

袁朗望着小贩：“你比水果店开市早啊！”

小贩殷勤地笑着：“做小生意就讲究抢先一步，来一根吧，保甜！”

“就为了你的抢先一步，来两根！”袁朗打量了他一下，“你这套工作服是船厂的嘛！”

小贩边削甘蔗皮边道：“三个月前，我是白龙船厂的。现在调整经济，厂里没有订货，我就打了退职报告……”

袁朗摇着头：“你呀，太聪明啦。”

小贩：“我怕象六一年那样被精简……”

袁朗：“老皇历不能翻啦，你会后悔的！”

小贩削甘蔗皮的手停了下来……

石堤边，袁朗露出洁白的牙齿，“咯喳咯喳”咬着甘蔗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男孩：“喂，你晚上啥时回家？”

“说不准啊。”

“又是开会吧？！”

“是啊。”袁朗负疚地笑了笑，拍拍儿子的头：
“放了学到爷爷家去，我接你。”

父子俩手里只剩下甘蔗根了。

男孩忽然高兴起来：“当手榴弹扔吧？”

“好！不过小心有纠察……”袁朗耽心地朝四面望了望：“准备，一——二！”

两个“甘蔗根”一前一后飞了出去。“扑通！扑通！”落在江水里。男孩拍着手笑了。

一群工人走过来。青年电焊工卢敏笑嘻嘻地跟袁朗招呼：“厂长，跟儿子比赛啊？”

袁朗朝儿子摆摆手，转身跟着人群，一路说笑着走进轮渡站。

2、“突突”的马达声响起来，轮渡船鸣了几声汽笛缓缓离岸。

甲板上几个青年工人围着袁朗说话。

“厂长！‘菊花’号啥时上船台？”

“听说要派来个高鼻子验船师？”

袁朗摸出烟盒，打开，卢敏伸手取了一支。

袁朗瞪了他一眼：“小心讨不着老婆！”

卢敏给他点了火：“别小气嘛。”他眯起眼睛望着袁朗，“我们厂争到了一条出口船，头儿应该犒劳部下！”

一个工人：“是呀，前一阵子让我们造折叠床，心里说不出是股什么滋味！”

电焊工小姚：“说心里话，当时真怕我们厂关停并转呀。”

卢敏捋起袖子，露出发达的肌肉：“憋足了劲，总算有地方使啦！”

袁朗：“别张狂，上出口船的，都得考试。没有三分三，别想上梁山！有能耐的上出口船，没能耐的靠边站！”

小伙子们顿时来劲了。卢敏说：“怕什么！凭手艺，我们哪点比高鼻子差？”

电焊工小姚：“第一不准开后门！这次谁当监考？”

“检查科科长诸晖。”

几个青年电焊工不约而同做了表示吃惊的姿势：吐舌头，扮鬼脸，耸肩膀。

小姚：“厂长，你真会挑人。这个诸科长有个外号，你晓得吗？”

袁朗笑起来。

小姚，“船台上大伙儿背地里都叫她——铁女人。”

卢敏赶紧捅了他一下：“嘘！——”

众人抬眼望去。船头栏杆旁，孤独地站着一个中年妇女，穿着一身洗得泛白的蓝工作服，显得消瘦而憔悴，她手握栏杆，默默地眺望着江面。

轮渡船在江面上拐了个“S”形，朝对岸驶去。

船头边只有诸晖一个人，袁朗走到她身边，嘴角浮起笑意：“麻雀！”

诸晖的身子震动了一下，她转过身子，望着袁朗：“不要忘了，大学里你也有雅号——‘活塞’！”

“叫我‘活塞’，有点冤枉！”

诸晖：“你打鼾是全校出名的，据说用夹子夹住你的鼻子，‘活塞’照样工作，呼噜噜，呼噜噜……”一个灿烂的笑容出现在她脸上，顿时她就显得年轻起来。

袁朗伏在栏杆上吸着烟：“你为什么不打扮打扮？比你年纪大的都穿高跟鞋，烫头发。”

诸晖眼含嘲讽：“我还想抹点口红呢。”

袁朗：“……老是铁板一块，一脸冰霜！我是以男人的身份跟你说这些的。瞧你这模样，我就不敢向你求婚！”

诸晖：“现在你的恋爱对象是‘菊花’号，当然不会向我求婚。”

袁朗：“既然你提到出口船，我向你‘预泄天机’，厂部将委任你担任这条船的总监造师。”

“我不想陪你跳‘油锅’！”

袁朗默默地望着江面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又徐徐地吐出。

3、码头。

轮渡靠上码头。人们纷纷上岸，快步向船厂大门走去。

人流中，袁朗一边走着，一边对诸晖说：“现在，有的人自找出路，去当小贩卖甘蔗。我这个

厂长的出路是造出口船打到世界上去！”他目光炯炯望着诸晖，“是油锅，你也得陪我一块儿跳！”

诸晖吃了一惊，沉思着放慢了脚步。

4、厂长办公室。

电视屏幕上跳动着各类生产数据。袁朗皱着眉头在思考着什么问题。

厂长助理肖聪拿着文件报纸走进来，他笑嘻嘻地把一张大红请柬放在袁朗的办公桌上。

特写：请柬上一行烫金字：“致远船舶学院三十周年校庆”。

袁朗兴奋地抓起笔在月历上做了个记号：“校庆会！这是我非去不可的！”他将那张请柬压在玻璃板下。抬头问肖聪，“进口焊条还够用多少天？”

肖聪：“二十五天。”

袁朗拿起对讲机：“请供应科林科长马上到我这里来一趟！”他在房间里来回走动，自言自语地，“二十五天，正是‘菊花’号大合龙的关键时候，为什么国际市场上突然没了这种焊条了呢？”

5、焊接试验室。

陈启明蓬头垢面，胡子森森，蓝布工作服上满是大大小小的、被焊渣烧穿的窟窿。他指挥着两名助手，将一块焊接好的钢板夹在压力机上。

粗大的压力槌象捏紧的拳头抵在焊缝中间，缓缓下压，钢板渐渐弯曲，压力机仪表红色指针跳跃式地上升……突然，“嘣！”的一声。钢板

沿焊缝裂两截。

袁朗走进试验室，用探询的目光望着陈启明。

陈启明缓缓摇了摇头。

两名助手走过来。

袁朗瞟了她们一眼，笑着说：“‘眼镜’，你老是吹牛，说你们试验室如何文明礼貌。瞧，来了客，连倒茶的都没有！”

两个姑娘相视笑了，其中一个去拿热水瓶。

袁朗连忙站起来：“啊呀，不敢当！喝茶倒是其次，我把烟抽完了，你们这儿离小卖部不远……”

一个助手望着他：“厂长，我们可以给你打水，买烟，不是想拍你马屁，是看在你是我们陈老师的学生份上——”两个姑娘高高兴兴拎着热水瓶走出去。

袁朗顺手把门关上。

陈启明：“这家伙，真会支使人！”

袁朗：“怕泄露机密，动摇军心。”

陈启明推推眼镜，疑疑惑惑望着他。

袁朗在对面坐下：“那批进口焊条迟迟不到，简直是要把‘菊花’号扼杀在摇篮里！”

陈启明：“‘菊花’号用的这批进口钢板，金属元素比较特殊。我用国内的各种焊条试了，都不合适。”

袁朗摆弄着桌上的焊条，说：“现在只有靠你‘眼镜’啦。”

陈启明拆卸着压力机上的试件，突然问：“厂

里库存的进口焊条还能用多少天？”

袁朗：“实不相瞒，‘口粮’还有十天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！我问过仓库管理员——”

袁朗狡黠地一笑：“他们晓得什么？我把实情告诉你，你千万保密。焊条，顶多只够用两个星期了。”

陈启明气虎虎地转过身子，朝压力机那边走去。

袁朗哈哈大笑，连忙过来挽住他的胳膊：“你急什么？我把‘底’给你亮了吧，还能用二十天，二十天！”

陈启明瞪着眼睛：“混蛋！这套说谎的本领你从哪儿学来的！？”

“无非是想增加你的紧迫感！”袁朗笑嘻嘻地拉他坐下。“怎么样？二十天时间，你搞出一种新焊条来。我向‘科协’打报告，要求将这种焊条定名为‘陈启明焊条’。”

陈启明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实在听不惯你这种腔调！……”

袁朗的脸色沉重起来，简直判若两人：“‘眼镜’，日子不好过呀！”

对讲机发出“波、波”的讯号声。袁朗拿起对讲机：“喂，我是袁朗——”

对讲机里传出党委书记的声音：“我是何金——”

6、厂部大会议室。

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会场。

何金对着对讲机说着：“刚才接到局里通知，H公司的代表和验船师今天到了。”

7、焊接试验室。

袁朗：“这位验船师叫什么名字？他的情况——”

陈启明停了操作，走过来听着。

对讲机里传出的声音：“来人头衔不少，造船博士，世界权威验船机构——‘劳氏船级社’成员，名叫冯振羽。”

陈启明吃了一惊：“啊？是博士？！”

袁朗关了对讲机，摇摇头，感慨地说：“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”

8、一辆黑色轿车在马路上飞驶，沿街의商店、行人……急速地后退。

袁朗闭着眼睛，坐在车内后排位置上。

（回忆）

自修室。学生们三、五一群围坐在一起温课，准备迎接大考。“悉悉”的翻书页、压低嗓子的讨论声……

这是个寒冷的冬夜，北风呼啸，使劲摇撼着窗户。

“你这个结论是荒唐的！”袁朗突然高声嚷起来。

冯振羽把笔一扔：“笨蛋！不可救药！”

立刻招来一片同学们不满的声音：“声音轻

点!”“别妨碍我们!”“出去!出去!”“……”

在一片嘘声和低低的笑声中，袁朗和冯振羽狼狈地逃出教室。

走廊上寒风凛冽。袁朗和冯振羽被冻得不断地呵手指、跺脚、跳跃……可是他们没有中止争论，象两只公鸡似地对峙着……

诸晖和另外一个女同学各端着满满一盆山芋沿走廊走来。

诸晖：“博士，吃夜餐啦。”

袁朗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，拉住冯振羽继续争论。

诸晖走进教室，里面一片欢腾声：“‘燃料’来啦!……”

诸晖和那个女同学慌忙挡着那两只面盆：“慢点动手!”

有人叫了一声：“田校长来了!”

具有军人风度的田校长出现在教室门口。

学生们都安静了。端端正正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

田校长走上讲台，抓起一只山芋掂了掂：“现在国家遇到自然灾害，大学生的夜餐只能吃红薯，作为校长，我心里有愧。”

一个男同学：“校长，我们爱吃!”

诸晖俏皮地：“这是铀235，能量大着呐!”教室里发出一阵笑声。

田校长严肃的面容上出现了笑意：“熄灯铃打过好久了，你们要注意身体!班长，分了山芋，带

领大家回宿舍！”

“是！”班长站得笔直回答。

袁朗和冯振羽站在教室门口仍在嘀嘀咕咕。

田校长慈祥地望着他们：“刚才看到你俩在‘干仗’，没敢惊动你们……班长，将铀 2 3 5 挑两个大的给他们，他们能量消耗得多！”

教室里响起了一阵掌声和笑声……

轿车猛地刹住，袁朗的身子向前冲了一下，他从沉思中惊醒过来。

十字路口，对面亮起了红灯。黑色轿车后面停了长长一串车辆。

9、豪华的宾馆、装饰雅致的房间。

冯振羽已经换下旅行服装，穿着晨衣，斜靠在沙发上，闭目假寐。他显得比他的同学们苍老些。他的额上爬满了深深的纹路。昔日英俊的面容上已经显露出一种中年的疲乏与憔悴。

一阵急骤的队鼓声从窗外传来。

冯振羽起身走到窗口眺望。

马路上，一队少先队员吹着号，打着鼓，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走着。

冯振羽目送着这支队伍远去，神情激动。

“H”公司代表史密斯微笑着走进他的房间，操着纯熟的汉语：“这次回故乡，冯先生心头一定感慨万千吧？”

冯振羽回头，礼貌地朝他点点头。

史密斯笑着说：“因为汉春造船厂厂长亲自来

拜会，所以——”

冯振羽起身，整整领带。

10、宾馆会客厅。

冯振羽快步走进厅内。

袁朗含笑站起来：“您好。”

冯振羽张开了嘴，愣住了：“你是……真想不到……”

袁朗：“我也觉得意外。”

史密斯惊奇地望着他们：“二位是——”

袁朗：“我们是老同学，我跟冯——博士已经二十年没见面了。”

史密斯摊摊手：“噢！”

冯振羽象是自语似地：“你，成了厂长……”

袁朗：“你呢，成了真正的博士了。”

冯振羽感情复杂地笑了一下。

史密斯：“二位既然是同窗，今后就更方便了。你说呢，冯博士？‘菊花’号的质量问题，‘H’公司完全拜托你了。”

冯振羽冷冷地：“我按照‘劳氏’船级社的标准，要求每一条由我验收的船。”

袁朗也用公事公办的口气：“我们厂和贵公司的利益是一致的，就是希望‘菊花’号成为一艘高质量的远洋船舶，我们欢迎严格要求。”

史密斯：“今天不谈公事，叙叙旧，顺便吃顿便饭。”

袁朗很礼貌地站起身：“实在抱歉，今天我另